憲章錄

憲章録巻第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弑其主脱脱不花并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郡之好事者爲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王之弗克自遂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㝉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衍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止 二月 以王翺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直於是命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輗
爲副都御史廵撫浙江尋丁内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兖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續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謂循曰
珵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嗾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翺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旣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翺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
二月 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内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内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兼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

時疏入　帝覽畢大怒曰巳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官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寄勑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遷知州始此　特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嬿谷庶人賦㦖移置南京　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下苑採　詔須君鑒録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
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
事集爲鑑古録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
難於徧覧今特録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
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
説數句欲陛下易於覧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覧
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
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怨
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
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
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憲章録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昻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昻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昻此年征後天順初棄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内地距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
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刼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
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冡峉不敢毀傷其
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衞果何用也霍韜嘗謂
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
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
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
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
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焉
用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
梃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𠇗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闕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丙丁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累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會覆
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監
醬䜴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
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
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
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
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
卿勿懈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禰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嚙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晃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内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閲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閲取中試卷高

毅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毅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是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九月　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削寧府護衛

丁丑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更建字為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軏
輗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軏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
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
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
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遂
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癸未陞有貞兵部

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

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
伯並子孫世襲軏輗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
賜　諭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
指揮僉事　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
誠等于市　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
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
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縱跡石亨等揚言雖無
實跡巳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
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巳如此辨之何益
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决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
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
人陳瑛王倫並除名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
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
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
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
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
至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
卿劉定之倪謙吕原俱改通政叅議兼翰林講讀以
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　以王翱掌吏部
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
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乙
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吴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　癸丑郕王薨於西宮
䘮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死𥘉塟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英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謫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勑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䜩又命吏部尚書姚夔

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老弟與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月　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者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有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上復位鄉人因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搆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逼以脫禍乔新亦奏稽廵撫廣東時嘗薦黃玹及代
玹草易僃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
釋之　逮廵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時富彼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
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
因此與張軏等因請盡罷各邊各省廵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叅政尋
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　吏部尚書

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卒　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欠請增給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星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

兩有貞退而不樂盖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
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
不然別言其謬如此　謫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
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　襄王瞻
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
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
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
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
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

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
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
之死亨軏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　上
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
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
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
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
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
謙無一言以救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追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
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
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令陷虜中
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
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
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
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以僧然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
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
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彗孛迭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彭結黨誣
臣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日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横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通叅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徙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疏毀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彞名上之命逮秉彞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誹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靈其逆謀之理耶門逹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休于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忐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峨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勲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内閣撰榜格吕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寳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内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戚即今無可援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恍會承天門災上命臣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也　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西參政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請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　進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
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
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
閣 八月 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
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
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
郭登言亦如之上銜之故謫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
肅州正既降欽州同知道漷縣以母老留閱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懺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勑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盡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擢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冬十月　遣行人曹隆齎勑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倣張觷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為草奏上之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
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
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
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
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
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昇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惡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含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太平侯張

賜卒賜初名軏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予
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
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并誣殺之
廣既死賜一日過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
過也歸家發病死　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鑄
金銅像置文淵閣

憲章錄卷第二十八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

者累日日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佚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感以闗防之説至今猶悔曰佚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宫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廂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説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勅内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

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襍流可與景
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
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
志遂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
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淸　按
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竒
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
非時世之一變邪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
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内閣非由翰林不入追曾
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
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
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
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
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
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
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
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李
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
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
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
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
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
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
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奔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
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
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
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

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參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顔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察叅與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縣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屢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屢肆家人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眞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盖弘先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俟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
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曰無如鄉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
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
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
召至一旦授此與弼既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
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宮僚亦優閒
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宮僚君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羹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眞積實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眞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授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璝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璝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
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
斷如其事其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恍不從便怫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
革之上曰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
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諂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容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韃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秋七月　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南京刑部尚書薛

希璡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門繚以周垣犨鹿雉兎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旣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聚麀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己卯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
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
其誅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
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　定遠侯石彪
下獄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頻立邊功遷都督為大
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
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
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察奏且謂恐有漏泄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
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
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
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
奏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以姚夔爲吏

部侍郎　冬十月　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焰燻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與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裹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命亨師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遍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悉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
用如此勞攘雖欲陛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
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
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
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内離宫成　十二月
庚辰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
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
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悦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

關豈顧私情不悦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冐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冐報陞

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

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冐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致仕尚書

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

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

國絶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脩

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結考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譖賢亦怒考官遂鼓其黨
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
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
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
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
書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 上
每念九疇輗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
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敎驥束鹿人求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歴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朶兒只怕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八月　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北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

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於東壩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為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
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
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
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
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
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彥乃隱蔽如此豈為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彥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彥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敕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决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理恭繼至諸生復徃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爲江西右布政使

五年春正月　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
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邦謂
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
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
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
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
月　以程信爲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
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以庶吉士未嘗投足權

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操
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
削任心無所屈遷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
稅鉅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
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
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
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
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
粗衣敝唯圖爲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
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寘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然燈起書平生清苦

君子謂其與古范冊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

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錄

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

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

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撫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减且天地閒萬物有長

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

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孛來寇河
西甘凉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職
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實管
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疏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往甘凉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鏜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禿亮風聞與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鏜
等潛報於內有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欽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閙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閙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潛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忽孫繼宗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
梁國公諡忠莊贈寇深少保諡莊愍孫繼宗加太保
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
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
盡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叅贊甘凉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　上

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

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賞

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訒默自保或設不言之

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

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巳必欲塞之以肆其

非由是覆宗絶嗣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言

祥石亨張軏楊善韋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
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
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
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
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
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
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
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
一書與之乃禄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
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

班進士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官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硎文非李公筆邪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武皆畏縮

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奬厲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放岳正原籍爲民先正既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懴也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兵于凉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
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
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
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
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因知河
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
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
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
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毋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疏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鍾鼓司承應惟時節奉毋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罷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命之　三月　陜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陜西人民困極若不趂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實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之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石瑁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暦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夷書王翺與賢議留之陞張暦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瑁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内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同事内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在内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識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頻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吕原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内閣賢通達應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為時事一慨云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